



母亲大人在上

魏振强

后天是天下母亲的节日。身为子女,你该大声诵读一次母亲的芳名。肃立或静坐,欢笑或哭泣,并无差异,它们都是恭敬的姿势和庄重的仪式;默念或大声说出“母亲”二字,就是献给母亲大人最美好的颂词。

年轻的或衰老的她,满腹经纶的或目不识丁的她,还有那些已经长眠的她,所有的她们都有一个伟大的名字:母亲。从初为人母开始,她就成了另一个人,一个可以顶天立地的人,一个可以温柔似水也可以掀起风暴的人,一个可以把自己榨干燃亮灯盏的人。

鲜衣怒马或者蓬头垢面的他,娇艳欲滴或者满脸皱褶的她,身居高位、威风八面或者满面愁容、在风雨中刨食的他或她,所有的人啊,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母亲的孩子。

今天我们举首向天,看着太阳,看着月亮,眼里有泪,心里有光。

——母亲大人在上,作为您的孩子,我们誓言活得无愧,只是为了让您脸上有光。

版式: 伟东

母亲节的倭饼

陈斌

1988年,我还在怀宁县上高一。五月初的一天,语文老师吴显杰对我们说,后天是中国的第一个母亲节,又正好是周末,你们都该回家去看看你们的妈妈。

我们都是一群来自农村的野孩子,要不是吴老师说,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专门给妈妈过的节日。

同学们议论纷纷,对吴老师口中的“母亲节”充满着好奇和兴奋。

我坐在凳子上犯难。这个周末我肯定要回家的,从家里带来的几罐腌菜早已吃完,饭票也所剩无几,要是不回去,下周就得饿肚子。可这次回家和往常又不大一样。吴老师说后天是中国的第一个母亲节,我们要回家给妈妈过“母亲节”,第一次给妈妈过节,总得准备点什么,可天天吃腌菜的我,囊中空空,拿什么给妈妈过这个“节”?

那一天,是我记忆中最难熬的日子之一。我低眉落地地在光秃秃的操场上徘徊,不知道怎样为妈妈过这个节。

晚上,我躺在宿舍的床上,心里恨着吴老师,恨他不该告诉我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母亲节,也恨

自己不该把一月前母亲给我的五块钱早早就花完了。要是裤袋里还有几块钱,能在街上给妈妈买个小礼物,回家时骄傲地送给妈妈,嘴里对妈妈说“母亲节快乐”,该有多好。

黔驴技穷,不是驴子的悲哀,更多的还是天生的无奈。我忽然又“想开”了,在心里对自己说,大不了后天回家我不说,反正妈妈也不会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“母亲节”。

这么一想,躺在床上的身体松弛了好多,但心却火辣辣地痛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攥着两张皱巴巴的饭票,到食堂吃早饭。食堂窗口有好多吃,包子、油条、馒头、倭饼,摆了一大溜。我望着它们发呆,后面的同学催我:“快买,不买就走。”

我脑子里还在想着“母亲节”,嘴里不由自主地对食堂师傅说,买两斤饭票的倭饼。

我忘记了肚子饿,用报纸把两斤倭饼包好,小心放进书包里,随后和同村的同学一起回家了。

回家的路上,步子迈得很大,心情也很轻松,我终于有礼物带给母亲了。

我饥肠辘辘赶到家的时候,母

亲在地里干活还没回来,我在锅台上找到中午的剩饭,胡乱地扒了几口,就迫不及待地拿着倭饼向地里跑去。

远处的地里,母亲卷着裤腿,弯着腰,正在插秧。我赤脚下田,拿出一个倭饼对母亲说,妈,明天是母亲节,我买了一个倭饼给你吃。

母亲弯着腰,愣住了。她疑惑地对我说,“什么节?”

我大声对母亲说,明天是母亲节,中国的第一个母亲节。

母亲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,她盯着我手上的倭饼,急急地对我说,什么节不节的,你买倭饼干什么?

我心虚了,手上的倭饼不敢递给母亲。

隔壁田里的王大娘这时候停下手里的活,大声对母亲说,刚才你儿子说明天是什么节,还给你买倭饼了?

母亲笑了,对王大娘说,他好像是妈妈节,这世上哪有专门的妈妈节啊?

母亲爬上田埂,洗洗手,抓过我手上的倭饼,扯下一块,送给王大娘说,你也尝尝,我儿子说是买给妈妈节吃的,你也来过一个妈妈节!

王大娘接过母亲手中的倭饼,边吃边对母亲说,还是你有福哦,你家儿子真懂事,都晓得从外面带好吃的给你吃了。

母亲看着我,脸上有笑意,嘴里却说,有什么福哦,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我知道,母亲说的是假话。我从她被汗水和泥水浸透的脸上能看出那一刻她心中的骄傲和自豪。

作者为儿科医生



图为作者母亲陈小代,1947年出生